

《变色龙》中赫留金形象的多元解读

朱冉冉

阜阳师范大学, 中国·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于 1884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以极具讽刺性的笔法揭露沙皇专制下官僚阶层的趋炎附势和人性异化,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被编入国内初中语文教材, 奥楚蔑洛夫的“变色”行为也成为经典的批判符号, 而赫留金常被视为次要人物, 在一线教学实践中对其分析较为浅显。通过文本细读从受害者、投机者、庸众代表三个维度, 对赫留金的形象进行多元解读, 揭示契诃夫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

关键词:《变色龙》; 多元解读; 赫留金

A Multi-interpretation of Khyryukhin's Image in "The Chameleon"

Zhu Ranra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nhui Fuyang 236000

Abstract: "The Chameleon" is a short story written by the Russian writer Anton Chekhov in 1884. With highly ironic writing techniques, it exposes the opportunism of the bureaucratic class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under the Tsarist autocracy. It has been included in domestic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since the 1960s. The "chameleon-like" behaviors of Ochumelov have become a classic critical symbol, while Khyryukhin is often regarded as a minor character and receives superficial analysis in front-line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conduct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Khyryukhin's imag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 victim, an opportunist,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gnorant masses, revealing Chekhov's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grassroots people.

Keywords: "The Chameleon"; Multi-interpretation; Khyryukhin

0 引言

契诃夫作为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 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其作品以简练犀利的笔触揭露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变色龙》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事件为核心情节, 通过其对狗的主人身份的反复揣测, 展现了其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 成为批判专制官僚的经典范本。长期以来, 语文课堂中对《变色龙》的教学多聚焦于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分析与作品的讽刺艺术, 而作为事件导火索的赫留金, 在教学中却往往被一笔带过, 其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忽视。

对赫留金形象进行多元解读, 不仅能丰富学生对《变色龙》的文本理解, 更能深入体会契诃夫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与批判, 以及对沙皇专制社会的深刻反思。本文将从受害者、投机者、庸众三个层面, 结合文本细节与时代语境, 剖析赫留金的多重形象内涵, 以期实现对这一人物的深度认知。

1 权力压迫下的受害者

1.1 身体与尊严的双重受害

赫留金作为《变色龙》中“狗咬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 其最直观的身份就是受害者。从文本内容来看, 他的受害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是身体上的伤害, 在故事的一开始, 他便以手指被狗咬伤、鲜血淋漓的形象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更深层的伤害, 是尊严与权利的双重剥夺。在故事情节推动的过程中, 赫留金受害者的形象被进一步强化。起初, 长官奥楚蔑洛夫曾向他承诺“我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并勒令下属“去调查一下……马上去办, 别拖!”, 但当“将军家的狗”这一身份浮出水面, 奥楚蔑洛夫的态度急转直下, 先是污蔑“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你们这些鬼东西”继而恶语相向, 斥责他“你这混蛋……你那蠢指头, 怪你自己不好!”, 最终甚至威胁他“我早晚要收拾你!”。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 赤裸裸地揭露了赫留金作为底层民众, 在当时沙皇专制统治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底端, 往往只能任人宰割,

是权力压迫下的受害者。

1.2 虚伪法律制度的牺牲品

文中反复提及的法律,在专制社会中也并非是维护底层民众权利的武器,而是特权阶级的工具。文中第一次提及法律是赫留金说道“就连法律上也没有那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在这一阶段,赫留金以“纯粹的受害者”姿态出现,以为法律是维护弱者权益的利器,但却未意识到法律在沙俄社会的阶级本质。法律的第二次出现,则是赫留金形象最复杂的转折点。当独眼龙指出他用烟圈戳狗,他感到自身诉求受到质疑时,他的法律话语发生了本质性的畸变。他先是以“调解法官”和“法律”相威胁,抛出“他的法律”这一耐人寻味的表述,随即立刻抬出“当宪兵的兄弟”作为后盾。这种话语逻辑的瞬间跳转暴露了他潜意识中对法律的真实理解,也暴露了俄国社会现状。法律并非是个人的,但在赫留金的表述中却称之为“他的法律”,表面上标榜“现在大家都平等啦”的公正原则,但又立即抬出自己当宪兵的兄弟,试图寻求法外特权,更尖锐地揭示了沙皇统治下法律制度的虚伪本质。当权力代言人奥楚蔑洛夫说出“那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时,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彻底暴露。在奥楚蔑洛夫口中,法律是可选择性适用的工具,对下层百姓谈“依法严惩”,对上层权贵则“不管法律不法律”,全然抛开法律的约束。赫留金这类底层民众,终究无法凭借法律获得真正的公正,只能沦为这一虚伪法律制度下被任意摆弄的牺牲品。田红梅也指出,赫留金是俄国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他是小说里那“一群人”的典型代表,其遭遇也反映了沙皇专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1]。

2 世俗规则中的投机者

赫留金在“狗咬人”事件中绝非单纯的受害者,实则是世俗规则中的投机者,在其维权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底层民众在世俗规则中形成的人性软弱与狡黠。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往往会形成一套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赫留金的言行举止,正是这种生存策略的具体体现,其身上的投机性,反映了人性在生存压力下的扭曲与妥协。

2.1 以伤势为筹码的功利化维权表演

当手指被狗咬伤后,赫留金将血淋淋的手指头公开展示于众人面前,显出一种“神气”,正如契诃夫所形容的“就连那手指头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他并不急于处理这血淋淋的伤口,反而将其视为谋求利益的筹码。在木柴

厂门口这一公共场合,赫留金刻意将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这本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社会表演,他投机心理随着“得叫他们赔我一笔钱”的直白诉求彻底暴露无遗。他先是刻意强调自己做的是个“细致的活儿”,又顺势夸大自己的伤势称“也许要有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既利用公众博取同情,又以法律的名义向狗主人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更多的赔偿。这种行为虽可被视作是一种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但以功利为核心的出发点,也暴露了其人性中的狡黠本质。

2.2 趋利避害的话语策略

在与奥楚蔑洛夫的对话中,赫留金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述策略,试图迎合对方的态度,一切言行均以谋求利己结果为核心导向。当奥楚蔑洛夫第一次询问时,赫留金态度强硬,言辞激烈,反复强调自己的无辜与伤势的严重;当奥楚蔑洛夫开始怀疑狗的主人身份,态度转向局势对他不利时,他又搬出自己在当宪兵的兄弟作为后盾,试图利用关系来改变处境。而围观群众的言论则揭露了事件的另一重真相,是赫留金将烟卷戳到狗的脸上,于是被狗咬了一口。面对真相的暴露,他立马恼羞成怒,严厉驳斥“胡说,独眼鬼!你什么也没看见,你为什么胡说?”试图以激烈的态度掩盖谎言。围观群众的发声,彻底撕碎了赫留金精心伪装的受害者外衣,他将自身的过错转嫁到一只无法为自己辩解的狗身上。整个“狗咬人”事件中,赫留金不断试图拉拢围观的民众,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形象,试图借助公众的力量向奥楚蔑洛夫和狗主人施压,而当真相败露,公众的态度也随着奥楚蔑洛夫的“变色”而发生转变,开始嘲笑他时,他便立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对公众力量的刻意利用,进一步凸显了其形象中的投机色彩。

2.3 底层群众生存的投机本质

赫留金身上的投机性与软弱性,是底层民众在专制社会长期压迫下形成的性格特征,为了能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学会察言观色、投机取巧,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赫留金的投机与软弱,虽然也有其个人的性格缺陷,但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是沙皇专制制度将底层民众逼入生存绝境后的必然结果。契诃夫通过这一形象,揭示了沙皇专制社会中人性的异化,不仅权力腐败,而且受害者本身也已面目全非,不仅统治阶级投机钻营、趋炎附势,被统治者的生存策略也偏向投机化。赫留金那血淋淋的手指头不仅指向被狗咬伤的身体创伤,更指向一个规则全面投机化的精神创伤,这也是契诃夫以小

人物命运折射时代弊病的深刻用意所在。马新广指出,赫留金看似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实则是一个被作者否定的角色,教材选编时舍弃的一条注释和一处译文的改动,恰好是把握赫留金这一人物形象的钥匙^[2]。

3 麻木社会中的庸众代表

赫留金不仅是权力压迫下的受害者和世俗规则中的投机者,更是沙皇专制社会中麻木庸众的典型代表。翻译家汝龙曾注明,赫留金这个姓的意思是猪叫声,俄语中“猪”一词有愚昧的意思,这种用人物名字体现其性格特征的手法,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挖掘赫留金的人物形象。

3.1 欺软怕硬的小市民本性

赫留金身处沙皇专制统治的底层,饱受压迫与不公,却对专制制度没有清醒的认知,反而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极尽谄媚,其欺软怕硬的小市民本性在和奥楚蔑洛夫与独眼龙对话时暴露无遗。面对奥楚蔑洛夫这位长官时,他始终是毕恭毕敬的态度,阿谀道:“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但在面对同为底层的独眼鬼时,他却态度恶劣、尖酸刻薄,对独眼鬼呵斥道:“胡说!独眼鬼,你什么也没看见,你为什么胡说?”。“独眼鬼”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这段话的另一个翻译版本将“你什么也没看见”改成“你的眼睛看不见”,这个版本更凸显出赫留金为反驳真相,刻意夸大对方生理缺陷的狡辩心理,使得赫留金满嘴谎话、唯利是图的形象更加具体鲜明。面对奥楚蔑洛夫多次“变色”的行为,甚至辱骂他是“猪崽子”“混蛋”时,赫留金也不敢反抗,直至结尾奥楚蔑洛夫放下“我早晚要收拾你!”的狠话,他依旧大气不敢出,对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待遇选择一味地顺从与忍受。这种潜意识里的懦弱与妥协,让他始终无法摆脱底层的生存困境,更是其愚昧麻木的体现。

3.2 集体无意识下的“看客”缩影

在《变色龙》中,围观群众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赫留金与这些围观群众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这种社会环境下麻木不仁的底层群体。祝雨在《品味“看客”形象探究文本内涵》中指出,契诃夫在小说开头就描绘了沙皇俄国死气沉沉的社会环境,可一旦有“热闹”出现,人群就“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这正是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直观表现^[3]。而赫留金也是这群人中的一份子,他利用围观群众博取关注和同情,妄想获取赔偿金,最终却沦为围观群众的笑柄。这群围观群众全然不觉自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赫留金,他们都是

沙皇专制统治下被权力压迫的一方,同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却还嘲笑他人,其愚昧与麻木与赫留金别无二致。赫留金与围观民众之间的相互映照,进一步凸显了庸众的集体特征。围观民众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对赫留金的遭遇从一开始的同情到最后的嘲笑,始终扮演着“看客”的角色。而赫留金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其思想与行为与围观民众也并无不同,他同样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只能被现实的利益与权力所左右。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麻木的群体,既承受着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在无意识中成为专制制度的维护者。

3.3 漠视痛苦的麻木庸众代表

整个事件过程中,赫留金只关注自身利益,他身处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社会中,每天目睹专制权力的横行与底层民众的苦难,却从未真正思考过当下底层群众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赫留金在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前,或许也曾是这些嘲笑他人的围观者之一,比如以独眼鬼的身体缺陷为其取侮辱性外号,这种对他人苦难的漠视,甚至嘲笑,就是庸众的典型特征。契诃夫通过对赫留金与围观民众的刻画,揭示了集体无意识的悲哀。这种集体麻木,使得专制制度得以根深蒂固,因为当底层群体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与勇气时,专制权力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横行。赫留金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干亦晨认为,契诃夫始终关注普通人的尊严,《变色龙》的讽刺对象固然包括奥楚蔑洛夫,但整体考察契诃夫作品可以发现,讽刺本身并非目的,契诃夫真正关注的是普通人在专制社会中被异化、被剥夺尊严的命运^[4]。王春生指出,契诃夫通过赫留金这一形象,以小人物命运折射时代弊病,实现了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刻揭露^[5]。

4 结语

《变色龙》中的赫留金,虽然在故事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却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艺术形象,既是专制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也是一个愚昧可恶的小市民,而非单一的扁平人物。通过对赫留金多元形象的解读,不仅能充分帮助我们理解契诃夫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更能引发我们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思考,让我们在审视这一人物的同时,也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与人性本质。同时也启示我们在文学研究中,要深入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丰富内涵,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 [1] 田红梅. 谈奥楚蔑洛夫与赫留金的性格特征[J].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2, (02): 43-44.

[2] 马新广. 赫留金: 可恶的受害者——从《变色龙》的一条注释和一处改动说起[J]. 中学语文教学, 2012, (09): 51-52.

[3] 祝雨. 品味“看客”形象探究文本内涵[N]. 语言文字报, 2023-05-24(005).

[4] 干亦晨. 谁是“变色龙”——再读契诃夫《变色龙》[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25, (42): 78-80.

[5] 王春生. 契诃夫《变色龙》的讽刺艺术赏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 (07): 25-27.

[6] 戴孝军. 论契诃夫《变色龙》小说文本的荒诞性[J]. 名作欣赏, 2025, (32): 129-131.

作者简介: 朱冉冉(2002.07-), 女, 汉族, 安徽省池州市, 阜阳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学科教学(语文)。